

資治通鑑

卷第一
正廿

蘇子和編
PDG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矣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臣

勅編集

漢紀十三

起玄默涒鄰盡亥
黑敦詳凡十一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還祝祠泰一以拜德星

師古曰拜而祠之加祝辭

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

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缑氏城

魏工侯翻

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

宿留音見

大人社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

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杜佑通典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又翻塞悉梁楚之地尤被其害

被皮義翻

時歲旱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

應劭曰萬里沙祠也在東萊曲城

則翻下同

梁楚之地尤被其害

被皮義翻

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

河始決見十八年後二十餘歲不復塞

拔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醞山支翻漯吐合翻

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

沈持林翻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卒填決河

卷元光二年河卒子恤翻

初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不復塞

從才用翻築宮其上名曰華陰東下底杜及孟津洛汭至于

孟康曰二渠其一而梁楚之地

宣防宮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溝洫志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又翻塞悉

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漯耳醞山支翻漯吐合翻

復寧無水災

上還長安

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

越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史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

大桂竹筍長寸餘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

細竹筍長寸餘偏插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

其四維黃熟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白之厚薄以定儂人吉凶

長安作蜚廉柱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

應劭曰蜚廉神禽名能致風氣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桂觀漢志作桂館師古曰蜚廉桂館益壽延壽四館

通天臺在甘泉宮漢舊儀曰臺高五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臺

到翻

置祠具其下更置

玩翻古名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臺

十丈

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

長安作蜚廉柱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

應劭曰蜚廉神禽名能致風氣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桂觀漢志作桂館師古曰蜚廉桂館益壽延壽四館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初全燕之世嘗畧屬真番朝鮮

徐廣曰遼東有番汗縣應劭曰玄菟本真番合古云朝鮮索隱曰案朝音漁直驕翻鮮立日仙以有汙水故也汙一音訛

秦滅

燕屬遼東外徼

微吉平翻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

湏水爲界

縣志

湏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

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湏水西至增地縣入海

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樂浪郡朝鮮縣故志曰湏水西至增地縣入海

見十二卷高祖十三年

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

湏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

郡頭水之東師古曰讚說是贊曰王險在樂浪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

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

見賢遍同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

臨屯皆來服屬

詔史帝後開爲郡註

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

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湏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亦翻士氣和則芝草生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

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

將上爲其名美

于僞翻下同

即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

遼東東部都尉治武次

縣志

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

時芝產於甘泉齋房九莖連葉論衡芝生於土

上爲之赦天下上以旱爲憂公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

三年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幹音

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初上使王

聽杖直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

數所角翻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

從齊浮渤海

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

兵臨溟溟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

於是以爲益州郡

續漢志益州郡去雞陽五千六百里魏晉爲南中寧州之地唐爲昆州姚州之地後沒于南詔

師古曰唐

南寧州昆州襄州也

降戶江翻朝直道翻

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日亞璜

元

降六年定南越地以爲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九真日南交趾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

爲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

且以其故俗治母義翻被皮

元

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言大抵依故張湯也

故東往翻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

元

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母乏而已

訾讀音大抵依故張湯也

不敢言擅賦法矣以資戰士故有擅賦之法

元

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爲廷尉

姓譜杜本陶後在周爲唐杜氏有杜伯

周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

元

其治大放張湯

元

其治大放張湯

元

是歲

元

是歲

七萬人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

師古曰往對也

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

元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

雨子具翻

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

元

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

元翻定於

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

元

爲浩侯

從票侯趙破奴元鼎五年坐酎金失候今以功復封

浞野侯浩侯功臣表不書所食邑浞士角翻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元

魚龍曼延之屬

文頌曰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蓋雜技樂也

師古曰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成比目魚跳躍潑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散戲

元

於庭妙耀日光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爲曼延者也

延弋戰翻

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元

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

少詩沼翻

即出城擊樓船樓船敗散遁山中十

元

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淇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

爲于翻

乃使衛山因兵威往

元

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淇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淇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

元

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

元

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

復扶又翻降

即出城擊樓船樓船敗散遁山中五千

元

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淇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

元

元

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

將即亮翻悍下

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

罕翻又矦軒翻

約降樓船

陰暗密也間空隙也

與樓船約降

間古覓翻

使欲

就其約不

會左將軍

亦使人求

間隙降

下朝鮮

朝鮮不肯

心附樓船

以故兩將

不相能

左將軍心意

樓船

濟子禮翻

考異曰史記

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

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書

有便宜得以從事

遂至左將軍

曰朝鮮當下久之

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

將軍營計事

即命左將軍

示下執

九將軍并其軍

以報天子天子誅

遂

軍亦以爭功相競爭計棄市則

相參將軍王

啖音啖翻

也將軍王

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失之矣不當尋下文平余據韓陶今作韓陰蓋從史記

參將軍王

啖

啖也將軍并

即亮翻

戰益急恐

不能與戰

王又不肯降

陰啖

啖人皆亡

降漢

路人道死夏尼谿參

使人殺朝鮮王

右渠來降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

之大臣成已又反復

攻吏

又翻

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

路人之子最

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路人先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

告諭其民誅成

已以故遂定朝鮮爲樂浪臨屯方莧眞番四郡

樂浪耶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爲治所也

臣贊曰茂陵

縣本高句麗也既平朝鮮併開爲郡治沃沮城後爲夷貊所侵徙郡

句驪西北真番郡治雲縣無所攷樂音洛浪

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余據後廢臨屯真番二郡班志東曉縣屬樂浪雲縣無所攷樂音洛浪

封參爲濁清矣

功臣表濁清侯食邑於勃海此從史記作萩音秋苴子蘇翻

啖爲平州矣

臣功臣表作幾侯張

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涅陽侯

涅乃結翻

左將軍徵至坐

班志列口縣屬樂浪郡郭璞曰山海經列

當待左將軍擅

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

爲子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

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

辟讀曰僻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田野飲食以邊豆都邑頗放效更往往以杯器食

往翻

郡初取吏於遼東更見民無閑減曰藏及賈人

往者

賈音古

並見論語擇編竹木爲之大

有以也夫

秋七月膠

三

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梓於海欲居九夷者

曰後小者曰梓梓芳無翻

有以也夫

三

西于王端薨

端景帝子三年受封詔能優其德曰

瑞今從漢書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時音止

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

關古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

關

歷獨鹿鳴澤

服虔曰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涿

郡道縣北界水經註澤諸方十五里

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

罪以下夏大旱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

度幕見十九卷元狩四年

希復爲冠

復扶又下同

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

數使使於漢

色角翻使下號更翻

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

去羌翻

欲反古

師古曰反違也

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

師古曰言遣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余謂

匈奴蓋自謂本與漢爲鄰敵之國今乃令以太子爲質是其國勢

削弱所餘無幾

也幾居豈翻

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謂以甘言

古猶子翻

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

謂等差也

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

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

爲翻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

誠語

師古曰誠實也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

予讀與

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

送其喪壙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

給王烏

師古曰特但也

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

數所翻

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

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五年冬上南巡狩至于盛唐

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韋昭曰在南郡余據東南地理

志壽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名縣宋白曰壽州六安縣楚之蕩也在漢爲

盛唐縣西十五望祀虞舜于九疑

地理志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南亦名蒼梧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故曰九疑相傳舜死於蒼梧因葬焉故望祀之

登瀟天柱

班志瀟陽縣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沈

班志瀟陽水名縣水南注江余據漢書

陽縣在大江之

帝以爲南嶽瀟唐之筭州

音潛唐之筭州

自尋陽浮江

班志尋陽縣屬廬江郡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沈

約曰尋陽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余據漢書

陽縣在大江之

北自晉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柴桑而江比尋陽之名遂晦杜佑曰漢舊尋陽縣在其尤今斬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江南有白堊大者數圍卯生子如袖廬二石大甕能吞人射而亦翻舳艤千里薄縱陽而出

廬江郡宋白曰舒州桐城縣漢爲縱陽縣也梁置縱陽郡師古曰縱千容納後相衝千里不絕也舳音逐幢音廬班志縱陽縣屬

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帳也朝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每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時長平烈侯衛青薨

親射蛟江中獲之

師古曰蛟龍屬也郭璞說

其狀云以蛇而有脚細頸

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崩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后憂也少子竟生

李斐曰舳艤後持柁處艤前柁謂處言其船多前

晉滅諸侯各留千戶焉按青四子無坐奢淫誅者此說妄也

起冢象廬山

即廬山蓋

揚雄所謂墳廬山之墳者也師古曰廬山匈奴中山

名爵青冢在汝陵東次霍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

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

續漢志秦有藍郡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漢興省之但遣

三人以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漢舊儀曰詔書舊與刺史班宣周行郡

國省舉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

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盜二條二千石不郎屢以

湛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剥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

置不平苟有所愛蔽賢寵頤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

行貨賂親佞政令賴漢志又曰諸州常以八月巡行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

計吏貞古今注異據晉志帝改禹貢雍州曰涼州梁州曰益州又置徐州復禹貢舊號北置朔方南置交

趾與荆揚兗豫青冀幽并爲十三州春秋元命包以晉書地理志冀卑散爲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

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差則冀豐其星散爲幽州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營室流爲并州不以衛水

爲號又不以恒山爲稱而去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五星流爲兗州端也信也又云蓋取沇水以名

馬天氏流爲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虛危流爲青州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地居少

陽其色青故名臺牛流爲揚州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云州界多才水波輕揚也軫星散爲荊

州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驛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荆山

鉤鉤星別爲豫州豫者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參伐流爲益州益之言距言其所在之地陰距

州亦曰疆壘益大故以名焉涼

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

踶而致千里之則奔立則踶人也踶徒計翻乘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譏論也累力瑞翻

夫泛駕

師古曰泛覆也與變同言馬有

蹠施之士如淳曰士行有卓異不入俗流而見斥逐者

師古曰蹠者逸氣者多能覆車泛方勇翻

如淳曰士行有卓異不入俗流而見斥逐者

師古曰蹠者逸氣者多能覆車泛方勇翻

者超等較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

可爲將相及使

絕國者史翻

六年冬上行幸回中 春作首山宮

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穎曰在河東蒲坂界師古註漢書曰尋此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

三月行

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

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

五郡犍爲越巂益州

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

十餘輦出此初郡皆閉昆明

杜佑曰昆明在越

舊西羌諸侯所居

爲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

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將即亮翻

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

沈黎汶山益州

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

隨張騫入謝天子

元鼎二年烏孫遣使

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

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爲昆莫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往聘漢女

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

江都王建易王非之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

以爲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

史記作岑娶漢書云昆彌取烏孫余據漢書本贊者其官名也本各軍須靡

治直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

與烏孫共城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爲昆彌

烏孫建國之王曰昆莫班史云昆莫王號也名

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太烏如

娶尚公主

史記作岑娶漢書云昆彌取烏孫余據漢書本贊者其官名也本各軍須靡

公卿曰昆莫本是王號而

及黎軒善射人獻于漢

應劭曰大鳥

一石也郭義恭廣志曰大爵

也黎軒亦曰黎軒

東漢爲大秦國唐爲拂菻國在安息烏七之西隔大海時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

種樹居人截馬之術皆是魚豢魏畧大秦國俗善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又鉅連翻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

杆采蘇蘚之屬

據史記驩潛大益在大宛西杆采國治杆采城去長安九

康居小王國治蘇蘚城去陽關凡八千

里西通于寘三百九十里後漢曰寧采蘇蘚

二十五里杆音烏米與弥同

蘇蘚下戎翻

皆隨漢使獻見天子

見賢

遍翻

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饋給之以覽示漢富

工衡翻厚焉師古曰言示其觀覽

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

以誇示之觀

工喚翻

下同

客偏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駁之

師古曰見顯示

大宛左右桑浦葡萄可以爲酒多苜蓿草名

苜蓿音宿

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當畏匈奴使待之

師古曰見顯示

過於漢使焉

靳翻

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盧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

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

匈奴左方兵本直上谷以東右方兵直上郡以西

太初元年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元爲太初

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

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乙酉柏梁臺災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

伏儼曰高里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

尚不免况餘人乎今流俗漢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

師古曰蓬萊人之庭也春上還以柏

梁焚故朝諸侯受計于甘泉

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朝直遙翻

其東則鳳闕

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閭闈之內別風惟嶠是也三輔舊

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

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俗所呼貞女樓即建章之闕余據戾太子傳

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闕

如津云中唐有靈廟亦註唐堂庭

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

度爲千門萬戶各翻其東則鳳闕

三輔黃圖曰鳳闕高二十五丈闕中記曰一名別風闕以

事曰北有園闕高二十丈

豪翻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闕

如津云中唐有靈廟亦註唐堂庭

也爾雅以朝中路謂之唐西京賦前開唐中彌望廣澤是也毛氏詩傳曰唐堂塗也

釋宮云朝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班史作商中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如淳謂商中爲商庭蓋以

西方之庭也數十里言廣於菟亦

西方之獸故於此置圜闕求遠翻

予廉翻臣瓊曰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壠梁蒙海中神山龜魚之屬

石魚長三丈高五尺南

其南有玉堂辟青大鳥之屬

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黃圖曰壁門薄以璧玉因曰璧門大鳥立脩支所產大鳥

之岸有石幢三枚長六尺

漢官閣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

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

俱高五十丈也井幹樓積木而高爲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

正音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

時議

其後以爲氏

太史令司馬

賦井幹疊而百倍即此樓也

輦道相屬焉

劉蕡翻其後以爲氏

大中大夫公孫卿轂遂

轂口其後以爲氏

遷等言歷紀壞廢

箕子叙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爲宜用夏

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爲歲首

正音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

議

以爲典常垂之後世云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

畜許叔翻

左大都尉使人間

告漢曰莫翻我欲殺單于降漢

降江都

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以應之

服慶曰因杆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爲名

秋八月上行幸安定

元鼎二年置安定郡屬涼州唐爲原會涇州地

漢使入

西城者

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

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宛於元翻

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

請之

姓譜以爲車姓本於田十秋擇此則已自有車姓

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張處曰鹽水名道從木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孔文祥曰鹽澤之中不

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曰鹽水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砂磧之地道路不可準

惟以人畜骸骨及駕馬糞爲標驗由此數有死亡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

師古曰鹽澤之中有黃遠或致風

漢使數百人爲輦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

予讀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

謂妄發言以詬罵之且椎破金馬而去也

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

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毫兵弱

姚舜姓也左傳有姚叔耳鄭大夫姚句耳

過三千人彊弩射之亦翻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蘭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疾籠

姬李氏

師古曰欲封其兄弟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陵爲校尉制

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謂妄發言以詬罵之且椎破金馬而去也

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陵爲校尉制

謂妄發言以詬罵之且椎破金馬而去也

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

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毫兵弱

姚舜姓也左傳有姚叔耳鄭大夫姚句耳

過三千人彊弩射之亦翻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蘭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疾籠

姬李氏

封其兄弟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陵爲校尉制

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謂妄發言以詬罵之且椎破金馬而去也

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陵爲校尉制

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疾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

高祖曰置將不善一戰塗地將即亮翻

謂之能守

謂之能守

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中尉王溫舒坐爲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

婦家曰婚也亦各自坐佗罪而族

光祿勳徐自爲曰

帝改郎中令爲光祿勳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如淳曰胡

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平

師古曰溫舒與兄弟同三族而兩妻各一族也

關東蝗大起飛西至熾煌

熾煌郡屬涼州唐風州沙州地熾音

二年春正月戊申牧丘恬侯石慶薨

流紂曰恬亦

閏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爲丞相封葛驛侯

功封南

賀始以

大金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今以爲

相封

萬

侯

功臣表不書所食邑

時

朝廷

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

禁

有罪自殺

元鼎

二年丞相董仲舒五年丞相趙周

下獄

死

師古曰比類也比毗寐翻

頗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師古曰殆危也

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數打角翻

被皮義翻

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

蒲晉解隰州地祠后土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秋蝗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

還至燉煌

燉煌音士不遇什二師古曰十人得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復往又翻

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

貳師恐因留燉煌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

唐助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以爲障故浚稽音棘

浚稽山在龍勒水上

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

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

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

間古見翻

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冬十二月兒寬卒

兒五

三年春正月賜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

膠東郡屬青州唐入青萊州界延廣史逸其姓字式又翻

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

驗令祠官禮東泰山

東泰山在琅邪郡朱虛縣界

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闕

應劭曰石闕在泰山下附南北方士人之間

匈奴兒單于死于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

史記作向音同又音呼

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冬十二月兒寬卒

兒五

五年原塞數百里

史記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北四十里

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朐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郡陽關縣北出

尉路博德築房延澤上

班氏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括地志居延海在甘州張掖東北六十四里甘州在長安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說讀曰流汗音抗秋匈

奴大入定襄雲中

定襄雲中二郡屬并州

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

貼補邁翻

又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

酒泉張掖二郡屬涼州

畧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亡

師古曰擊救者擊以故漢人任音王之子也唯陵縣屬臨淮郡古傳國至曾孫壬失侯元光三年封其弟廣為唯陵侯紹國昌廣

是歲唯陽侯張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

碑書功臣表及公卿表皆作唯陵侯

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

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脣石古如帶屬國猶永存以及後世之子

孫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貳之本遠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

今者至千戶也曹參

又在有司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宗免時有戶二萬三千是爲戶口蓄息故也他皆類此富厚如之

益富厚如古日之多孫驕逸多抵法禁墮身失國至輪臺易苦漢使

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余按輪臺在車師西千餘里又西即大宛易以取翻為外國笑乃塞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

少時師古曰與後部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

乃得行私糧食及

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日案其罪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

醫歲餘乃得行私糧食及而行罰

少時師古曰與後部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

乃得行私糧食及

也從才用翻與讀曰頌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齋糧兵弩甚設

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

師古曰施

城下水者令從它道

水穴城也下書決水原攻城正行其初計耳非再叙其事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

班志居延縣屬張掖

城下孔也徙其

城下水者令從它道

威郡休屠縣屬武威郡音胡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賛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

師古曰昔猶也一人爲執驅馬校尉及載糒給貳師

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

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昔猶也一人爲執驅馬校尉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

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

師古曰平行

復扶又翻兵多所至小國莫不出食

兵射敗之

敗補竄而亦翻

死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

師古曰留止軍廢其行謂

乃先至

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

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

班志曰王各慕死王各母

勇將煎靡

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煎子延翻

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母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

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

至我居內康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

何從

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孰與熟同古字通用

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間宛城中新得漢人

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

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

罷讀破

宛兵必矣乃許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

歸古曰下

漢軍取其善馬

音千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

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

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未之末蔡

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

起發也謂發燉煌而西也

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

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

走音奏下同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

備置搜粟都尉屬大司農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死破

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

見賢遍翻因爲質焉至

軍還入馬千餘匹

漢書李廣利傳云軍還入玉門萬餘人馬千餘匹文爲詳

後行

既還敦煌而再

軍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

不愛卒侵牟之

師古曰言如牟賊之食苗也

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爲海西侯

班志海西縣屬東海郡

封趙第爲新時侯

功臣表新時候食邑於濟地時音止

以上官桀爲少府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

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孟康曰奮迅也自樂而行者

以謫過行皆黜其勞

師古曰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

所犯不叙其勞

士卒賜直四萬錢

師古曰或以它財充之故云直

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

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

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

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

師古曰以其言爲直遣歸

國亦因使候司匈奴

司讀曰伺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

曰賞

域諸國不敢輕辱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

此言漢使入西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

渠犁牛在輪

臺東東南與且未接南面精絕接

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

護屯田之事也

師古曰收其五

級

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

以其遇漢善而得王也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蟬封爲宛王而遣

其子入侍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秋起明光宮

三輔黃圖明光宮

在長樂宮後南與

長樂宮相聯屬北通桂宮

冬上行幸回中匈奴呼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

師古曰且

且鞮

翻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平城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遺于季翻又如字高后時單于書

師古曰

大雅有雲漢之詩周

絕悖逆

事見十二卷惠帝三年憚蒲內翻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

之九出祖爲紀侯所譖而烹殺于周故襄公

威既九世猶可以復

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師古曰丈人謂

九世可也

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

充國被留見上元封四年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

周

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

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

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姓譜常姓黃帝相當先之後既至

匈奴置幣遺單于

遺于季翻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漢望其回心鄉善今乃會

乃會

王者匈

奴子與渾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匈奴中漢有長水校尉掌長水胡騎

師古曰長水胡名其註矣太子傳則又曰今鄆縣東有長水余據水經註長水出杜縣白鹿原北入霸水胡蓋屯於此非胡名也戾

戾

傳說是虞常蓋亦先

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動單于母閼氏歸漢

氏音煙支考異曰延年傳云誅

延年

是後

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

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

廷年兄弟宗族按是後

是後

李廣利尚爲將帥蓋止

誅延年及弟季妻子耳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爲丁靈王

翟畧曰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近接習

王封衛律耳

是後

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

射而亦翻爲于爲翻

吾母弟在漢

其言

母與其

幸蒙

其賞賜

張勝許之

以貨物

與常後月餘

單于出獵

獨闕氏子弟

在虞常等七十餘人

欲發其

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

狀語牛

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

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

張勝見犯言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爲更負漢國故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

治直

之謂

張勝聞

謀單于何以復加臣贊曰左伊秩訾胡官之號余據匈奴傳呼韓邪之敗其右伊秩訾王使之

宜皆降之

降

戶江

翻下同

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辭命而取其對也

武謂惠等

語惠等也

謂猶語也

武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

引佩刀自刺刺七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煴火

師古曰煴謂聚火無

覆武其上

師古曰覆

身於坎上

方目謂音蹠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謂出氣也

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

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

師古曰喻說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

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師古曰近臣謂律自謂也

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

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

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

師古曰復扶又謂

武不動

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

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

師古曰彌蒲

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亦以身膏草野

高古號翻誰復知之

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

恩義畔主背親妹翻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

師古曰言何用見汝爲也

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

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

南越事見上卷

元鼎五年六年宛事見上太初三年

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

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降明矣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

師古曰羝羊也

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

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

于其翻齧魚結翻咽音宴吞也

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

師古曰舊米粟之窖

而空者也窖王孝翻絕不

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

于其翻齧魚結翻咽音宴吞也

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

師古曰羝羊也

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

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

于其翻齧魚結翻咽音宴吞也

常惠等各置他所

天兩白麓

師古曰麓毛之疆

曲者音力之翻

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發謫戍屯五原

發

謫

戍屯五原

并州括地

浞縣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大初元年破奴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爲御史大夫

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濟南郡屬青州唐淄青州地濟子灤都守式又謂之天山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

帝紀曰漢帝年記六月策踰侈七月大搜刺搜索踰侈者不必開城門大搜蓋搜姦人耳

浞縣侯趙破奴所獲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

上行幸東海

唐爲海州地

幸回中

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

晉灼曰天山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里師古曰即折羅漫山也匈奴謂天山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

山在甘州張掖縣與天山似是兩處騎音渠吏翻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

又如李

匈奴大圍貳師將

軍漢軍多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

隴西郡屬涼州唐河渭岷蜀地

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

陳讀貳師引

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

貳師

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皮

被

義翻創嗟嘆之拜爲中郎漢復使因杆將軍教出西河

西河郡屬涼州

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

徐廣曰涿音

初良翻卓邪以倅翻漢書作涿

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

拜騎都尉

續漢志騎都尉比一千石杜佑曰奉車都尉駙馬都尉

並漢武帝置東晉省奉車駙馬尚主

上詔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

將即亮翻下同

陵叩頭自

昇駐州之地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

掩撲者爲之

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

二年更名丹陽秦鄂郡地元封

予讀曰與女讀曰女

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因詔路博德將兵

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劖客也力扼虎

掩撲持也

射命中

帥古曰所指名處

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

鄉讀上曰響

上曰將惡相屬邪

烏路翻

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

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

遮虜障在張掖居延縣路博德

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

教築受降城

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

川張掖縣之東北一千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

班志燉煌龍勒縣有龍勒水出南羌中東流北入澤溉民田

蓋其下流北至浚稽山下徘徊觀虜即

五百三十里有遮虜障

太初元年公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

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

將即亮翻率如字

上甚悅

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

將率猶言將領也

上甚悅

陳壽謂
曰

陳

陸

前

行

持

戟

盾

後

行

持

弓

弩

行

戶

剛

翻

虜

見

漢

軍

少

直

前

就

營

陵

搏

戰

之

如

淳

手

千

弩

俱

發

弦

而倒虜還走上山

漢軍追擊殺數千人

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

且戰且引南行數

車駕氏曰將猶追也復扶又翻

爲虜成則名爲營

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

則虜火不得而延及也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

因發連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

俱發令之划車弩梯弩蓋亦指益連弩

而爲之難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射而亦翻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

新翻諸當戶

君長皆言官有左右當戶骨都侯凡二十四長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

日抵山谷中

師古曰抵當也至也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

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竹

仲翻初良翻將如字詩無將大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

名曰初生爲葭長大

車駕氏曰將猶追也復扶又翻爲蘆成則名爲營

理蓋知令之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余據魏氏春秋諸葛亮損益連弩以鐵爲矢矢長八寸一弩

則虜火不得而延及也

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則虜火不得而延及也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

因發連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

俱發令之划車弩梯弩蓋亦指益連弩

而爲之難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數臂共一弦射而亦翻

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

新翻諸當戶

君長皆言官有左右當戶骨都侯凡二十四長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

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

續漢志凡領軍皆有部曲部有一人

韓延年以父干秋死南越封事見上卷元鼎五年

各

李陵韓延年趣降呼火故翻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

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褰衣卷袖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

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輜而持之也輜音福

軍吏持尺刀入應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盧對翻

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射而亦翻

即破矣單于得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

士卒多死不得

父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

師古曰時

父陵便衣謂父陵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

師古曰時冬寒有冰身獨取也

良

期至遮虜障者相待

與軍士期有先至遮虜者留駐以待後至也

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

陳壽謂曰兵謂之虜也持之以備渴也

也

音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